



圖二「為君難」印面



圖一「為君難」螭鈕長方形璽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雍正皇帝對篆字的「卓識」——從「為君難」印說起

游國慶

本刊三十八期馮爾康先生〈釋「為君難」寶印〉，對此印文三字的由來，及其於君臣關係的互動，有深入的剖析。本文擬從印文的篆字著眼，探討雍正帝對寶璽印篆、乃至其他文房器物上所施篆書的東擇。

一、活計檔所記「為君難」的書印

內務府活計檔——各作成做活計清

檔所記載：

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二日

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三日

怡親王交御筆「為君難」匾字一張。長三尺九寸五分、寬一尺六寸六分
怡親王交紅色壽山石雙螭玦扁鈕長方引首一方……。

奉旨 雙螭玦扁鈕長方引首下邊砣做腰圓形，鐫「為君難」。
於三月十三日紅色壽山石雙螭玦扁鈕長方引首一方，它（砣的說書）做腰圓形，完鐫「為君難」

三字。

雍正元年五月十七日

怡親王交洞石小素圖書六十八方內有青田一方
王諭內選四十方，合配鐫刻，做匣盛裝。將某匣內圖書字樣刻在本匣蓋上。……于九月初四日鐫刻得……為君難四方……。

雍正元年五月二十日

怡親王交各色小圖書二十二方……王諭鐫「為君難」陽文引首三方……

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九日

怡親王交洞石圖書三方……王諭此洞石圖書鐫刻「為君難」字樣，合為一分，配錦匣盛裝。
于八月初十日照字樣鐫刻得洞石圖書一分，錦匣盛。怡親王呈進訖。
總計自雍正元年正月迄八月之「為君難」書印有：

書匾一件，長三尺九寸五分、寬一尺六寸六分，可知是徑尺的大榜書。據稱刻製成匾額懸于勤政殿之後

楣上，不知現在尚存否？（詳後）。

印章十一方。其中：

一月二十三日交——三月十三日完：紅色壽山石雙螭玦扁鈕長方引首腰圓形一方
五月十七日交——九月四日完：洞石小素圖書四方（四十方中之四方）
五月二十日交——七月二日完：各色小圖書陽文引首三方（二十二方中之三方）
七月二十九日交——八月十日完：洞石圖書三方（三方一分）

以上十一方記載，惜無確切印拓留朱，唯依敘述，現存北京故宮博物院的「為君難」印，或即上舉的「紅色壽山石·雙螭玦扁鈕·長方引首腰圓形」章。

紫禁城出版社一九九六年所刊《明清帝后寶璽》一書中（以下簡稱《寶璽》）收錄此「為君難」印（圖一）：壽山石質，螭鈕長方形璽。篆書。面橢圓形，寬五釐米、長八點五釐米，體寬五點二釐米、長八點六釐米、通高四點五釐米，鈕高零點二釐米。……雍正元年在位十三年中，屢言為



君之難曰：「科道所奏，朕若不加採納，則以朕為不能受諫；若所言謬妄而稍為懲戒，則謂苛待言官，以杜忠諫之路，此為君之所以難也」（《清世宗實錄》五年十月乙酉）。故而繼統之後，御書「為君難」匾額懸于勤政殿之後楣上，並命人刻治多方「為君難」小璽，鈐于御筆書跡、古書畫上，以激勵自己時刻莫忘國君之職責（《明清帝后寶璽》一九一號、二〇五頁）。

「為君難」印面（圖二）以細陽

「為君難」印篆		
《說文》篆形		

表一 「為君難」印篆與《說文》篆形比較

線圈出橢圓形印框，內縱分三部分，左右是展鬚屈體的兩條對稱夔龍紋，中為主文三字篆書：「為君難」。 「為」字本從人手爪執大象，以表有作爲之意，後來至《說文》小篆的「象」頭訛變失真，本印篆也不免俗。「君」字從尹口，表示是發號命令的君主。「難」字《說文》小篆從鳥革聲、或體篆文從佳，本印篆亦從



圖三 「圓明園」、「五福堂」朱拓

佳，是沿襲《說文》的或體篆形。（「表一」：「為君難」印篆與《說文》篆形比較），參《說文解字注》三下13、二下18、四上44葉）

比較二者的線條，顯見印篆的線質更挺拔有力，在方整間有圓婉、於勻淨的篆線中有豐富的提按變化，其性質或近於傳說裡李斯所作的「玉箸篆」。

二、雍正帝的印章

據考雍正帝的印章有一百六十多方，製作於三個時期（參郭福祥《明清帝后寶璽》第九章「雍正寶璽」，國際文化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版，以下簡稱《寶璽》）：

一是雍正被封「和碩雍親王」爵號、受賜「圓明園」的康熙四十八年（一七〇九）至康熙六十一年（一七二二）間。計有五十多方。如「和碩雍親王寶」、「皇四子和碩雍親王章」六方青花瓷質組璽、「御賜朗吟閣寶」（《寶璽》一七八、一八〇號）、「墨池清興」、「圓明主人」、「破塵居士」（《寶璽》一九五、一九六、一九八號）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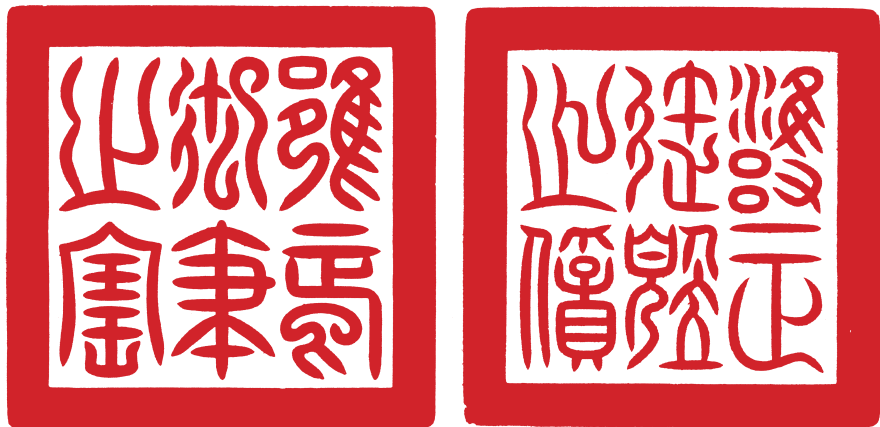
「圓明園」、「五福堂」（《寶璽》二一八、二一九頁）等皆是此期製作。

二是雍正元年（一七二二）與二年、三年間，從活計檔中清楚可知重要的寶璽如「雍正救命之寶」、「雍正尊親之寶」、「雍正御覽之寶」、「雍正御筆之寶」、「雍正敕宸翰」、「敬天尊祖」、「朝乾夕惕」、「兢兢業業」、「親賢愛民」、「無思（花押）」（《寶璽》一八一、一八九、一九九號）等，均刻於此期，當然包括上舉的「為君難」印十一方。元年共刻八十四方，二年一方、三年兩方，合計八十七方。

三是雍正六年（一七二八）二月至六月所刻二十八方。印身多作薄意雕飾，如「建中于民」、「萬國咸寧」、「和四時」、「誠求」（《寶璽》一九〇、一九一、一九三、一九四號）

綜觀這些印拓，可得幾點現象：

第一期的朱文大印多作寬邊，篆書採漢印式方整結體。白文印純用漢印的方格形分割布局。唯「圓明園」、「五福堂」兩印用古篆入印，前者錯落有致，後者工整中有疏朗的



圖四 「雍正御覽之寶」面10.8公分見方，通高9.2公分，紐高2.8公分（右）、「雍正御筆之寶」面13.2公分見方，通高15公分，紐高6.5公分（左）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匠袁景勛、刻字人張魁四人多次篆樣、相互參考，調整修改至少十五張底稿，才決定印章鐫刻的篆樣，可見雖不見有雍正帝的書篆流傳，但其對寶印的篆形卻十分講究而有見地。因大印若筆畫太細則張力不足、易顯全印靡弱。「之」字筆畫少，在同樣的

「之」字下橫畫取平，選吉時照樣鐫刻，欽此。
于正月二十九日照翰林張照篆樣鐫刻，得壽山石「雍正御筆之寶」一方。
怡親王呈進，奉旨：將此寶樣好生收著，欽此。



圖六「和四時」



圖五「敬天尊祖」面6.6公分見方，通高9.5公分，紐高4.5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

逸趣（圖三）。

第二期驟增許多朱文大印，也多作寬邊，篆書除探漢印式方整結體，更採取古篆入石（如「雍正御覽之寶」、「雍正御筆之寶」），結構多變，趣味橫生（圖四）。「敬天尊祖」印文布置將「天」、「祖」二字升高，似有刻意推崇祖先天神之意，在勻稱的線質、規整的布局間，來一點穿插的巧思，令人莞爾（圖五）。「為君難」印鐫刻最美，端莊雜流麗、剛健含婀娜，印篆三字與夔龍對紋相得益彰。

第三期已無寶璽大印之製作，「建中于民」、「萬國咸寧」都用尖筆的古篆。「和四時」用雜體篆中的飛白篆——筆畫間多擬行筆的勁速飛白，「和」字右側更有敲邊以配合全印變化，是較特殊的作品（圖六）。「誠求」雖用漢篆入印，但筆畫交接處多刻意留刀，以增動感，也是較特別的嘗試。可知這期的二十八方閒章因無寶璽肩負的重責，反而更能放手從事於印篆的多元選用，以及刀法的多種變化。

三、雍正時的書篆者

這些印篆的書者為誰？
內務府活計檔——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中刻字作有如下記載：

雍正元年正月十七日，懋勤殿首領太監蘇培盛，交壽山石夔龍鈕寶一方（上書硃字「雍正御筆之寶」），奉旨：篆樣呈覽過再鐫刻，欽此。
于正月十九日照翰林張照篆樣一張、技藝人滕繼祖篆樣一張、南匠袁景勛篆樣一張、刻字人張魁篆樣一張

怡親王呈覽，奉旨：張照篆樣文範，但筆畫微細，照袁景勛篆書其筆畫另篆。再滕繼祖篆樣上「之」字篆法好些，問張照「之」字篆法有何講究？欽此。

于正月二十二日照翰林張照篆樣二張、技藝人滕繼祖篆樣三張、南匠袁景勛篆樣三張、刻字人張魁篆樣三張
怡親王呈覽，奉旨：准張照篆「雍正御筆之寶」，將

空間裡與其他各字相較，則易覺空疏，需要加以屈繞回疊，以補足隙地，方能使印面空間的疏密配置得宜。現存的「雍正御筆之寶」（見圖四）是否即活計檔所稱之印，不能確知（因「之」字下橫畫未取平），但參考同為古篆的「雍正御覽之寶」（圖四），可以了解上述雍正帝對印文古篆字體的變化要求與卓識。

又
雍正元年正月三十日滕繼祖、袁景勛各篆得「聖祖仁皇帝大恩皇孝聖靈之寶位」樣一張，怡親王呈覽，奉旨：准滕繼祖篆書，欽此。
滕、袁二人皆書寶位的篆樣，而滕被優取採用。

又
雍正元年六月十九日郎中保德交御筆硃書「大慈后母聖靈之寶位」，奉旨寫篆字，刻香牌，配做牌龕。欽此。
于七月初二日南匠袁景勛篆得「孝恭仁皇后大慈皇妣聖靈之寶位」篆文一張，怡親王呈

覽，奉旨：准照樣刻，欽此。
袁景勛所作篆文恪遵香牌既定形式，不因御筆有誤就隨順其誤。我們仔細比較御筆硃書「大慈后母聖靈之寶位」與袁景勛篆「孝恭仁皇后大慈皇妣聖靈之寶位」諸字，便知書篆者已不僅書篆，更需熟諳各應用場合的遣詞體例。

又
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怡親王交太平有象壽山石圖書一方奉旨鐫「雍正尊親之寶」，欽此。
本日郎中保德交袁景勛、滕繼祖各篆樣二張，呈怡親王看。
王諭：准袁景勛篆的三行樣式，但筆畫掩草，收拾好再照樣鐫刻，遵此。
於九月十四日太平有象壽山石圖書一方鐫刻「雍正尊親之寶」完。

此「雍正尊親之寶」或即《寶璽》一八二號所錄——臥象紐方形璽（圖七），袁景勛、滕繼祖各篆樣二張，由怡親王看，諭准袁景勛的三行篆式，又囑：筆畫掩草，收拾好再照



圖八 雍正 松花石文字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石、象牙等，多鑄刻於此作。另外，凡遇較堅硬的印材，一般匠人無法奏刀，則交由「造辦處」的「玉作」以砭具製作。

「造辦處」原在養心殿，康熙三十二年始設作坊十餘作，專責製作金、玉、銅器、琺瑯、玻璃、武器等。其中「玉作」即專以砭具製作皇帝玉璽，即均出自此作工匠之手。（參《璽印》一一〇頁）

見諸內務府活計檔——

雍正元年 玉作。正月二十三日。怡親王交白玉雙螭龍鈕寶一方。王諭砭做「雍正御筆之寶」，遵此。

于四月初八日砭做得白玉「雍正御筆之寶」。怡親王呈進訖。

雍正二年 玉作。七月初一日。武英殿庫掌胡文達交三喜鈕白玉寶一方、「雍正御製之寶」篆文一張說。

莊親王諭：著照此篆文字樣鑄刻在此寶上……

於本月初九日鑄刻得「雍正御製之寶」三喜白玉寶一方，配做錦匣盛，並原樣篆文一張。怡親王呈進。

五、雍正展中的篆書作品

「壽古而質潤、色綠而聲清、起墨益豪，故其寶也。」

印：「多福（白文）」、「多壽（朱文）」



圖七 「雍正尊親之寶」面9.8公分見方，通高9.7公分，紐高6.2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樣鑄刻。顯然怡親王也兼代雍正帝看篆修稿治石，而袁景劬篆法的工整渾穆，從此印篆可以概見。由以上諸條可知技藝人滕繼祖、南匠袁景劬常同時為皇帝寫篆樣：寶位牌、布印稿，正月三十日寫寶位牌用滕之篆，八月十七日篆璽文則取袁之樣，似乎寫篆牌，滕多優於袁；布印篆，袁又或稍勝於滕。

又

雍正五年八月二十二日載有「刻字人佛保」

八月三十日載有「寫宋字人徐國政會寫篆字」

雍正六年三月十一日載「將壽山石圖章五十七方篆字人徐國政持赴圓明園」

十月三十日載「著賞篆字人方西華用六十歲茶晶眼鏡一副」

可知宮中專職的篆書人並不少，然由上舉「雍正御筆之寶」命翰林張照、技藝人滕繼祖、南匠袁景劬、刻字人張魁同時篆樣的情形看，皇帝或親王需寫篆字時，也可能求之於翰林學士如張照及其他善篆的大臣，乃至

四、雍正時的治印機構——印章的刻者

從上舉內務府活計檔所記，可知《明清帝后寶璽》一書中所收雍正壽山石印皆刻製於「御書處」下屬的「刻字作」。

「御書處」原名「文書館」，康熙二十九年（一六九〇）改為「御書處」，下設「刻字」、「表（裱）」、「墨」、「墨刻」四作。「刻字作」即皇帝寶璽最主要的製作機構——凡較軟的印材如青田石、壽山

但工作的分配，往往不是那麼僵化固定，「御書處」的「刻字作」，偶爾也兼治水晶、玉等堅硬印材，事亦見內務府活計檔——

雍正二年 刻字作。四月十二日。總管太監張起麟交

四阿哥玉圖書一方（上書「勤學好問」）、水晶圖書一方（上書「存誠主敬」）、壽山石圖書三方（一方上書「樂善堂」、一方上書「永言配命」、一方上書「聿修厥德」）說。怡親王諭：具照原書字樣篆書鑄刻，配匣盛裝，遵此。

于八月十三日鑄刻得「勤學好問」玉圖書一方、照原書字樣篆書鑄刻得水晶圖書一方、壽山石圖書三方，配錦匣盛。

「雍正—清世宗文物大展」圖錄

國立故宮博物院為慶祝本年度院慶，特地舉辦「雍正—清世宗文物大展」。這不僅是本院一年一度的大事，也是一次備受國際矚目的年度大展。展覽中除精選出院藏清世宗雍正皇帝時期的珍貴檔案、器物與書畫，更分別從北京故宮博物院、上海博物館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與民間收藏等借展相關文物，總計展覽文物多達二百四十餘件，涵蓋雍正時期著名的硃批奏摺、史籍、地圖、肖像、繪畫、書法、瓷器、琺瑯器、漆器、硯台、瑪瑙等。透過豐富的文物展覽，重新鋪陳對雍正帝的歷史解釋，也試圖以文物對雍正皇帝加以全方位探析。

「雍正—清世宗文物大展」圖錄全書除將兩百餘件珍貴文物以精美圖版刷印出版，同時網羅海峽兩岸學者共三十餘名，分別以深入淺出的筆調，對展覽文物提供詳細的文字介紹，使讀者對雍正一朝歷史文物有具體的了解；此外，編輯小組為了更充實圖錄內容，特地邀請兩岸清史專家學者，為圖錄撰寫專論，期能使讀者對雍正帝其人、其事、其政及其文化藝術成就有更深入的認識，也深信能再度掀起一波雍正史研究的熱潮。



雍正

1 商.合 10405 	2 周中.豆閉簋《金》 	3 周晚.不嬰簋《金》 	4 春戰.侯 179:20 	5 春戰.侯 156:20
6 春戰.侯 185:8 	7 春戰.侯 75:8 	8 戰.晉.壘彙 2108 	9 戰.晉.壘彙 3316 	10 戰.晉.古幣 208
11 戰.晉.古幣 208 	12 戰.晉.古幣 208 	13 戰.楚.郭.忠 3 (張) 	14 漢印徵 	15 西漢.馬.戰 93 (陳)

表二 「俞」字的古文字形

這是雍正松花石文字硯盒蓋面上的篆書（圖八），線條勻細婉秀，規整而不失流動，布置穩健，但可能為了謹守各字寬高尺寸，遂使筆畫繁者如「壽」、「豪」字結體太逼促，而「起」字右旁、「其」「而」字下部又大鬆弛，然整體的美感仍甚佳，從上文推敲，篆字者是翰林張照、技藝人滕繼祖、南匠袁景勛、刻字人張魁，還是御書處的篆字人如徐國政、方西華等，抑或是印款上的胡邦翰、龔坤，參比的資料不足，實無法定其為誰之筆路也。

「戒急用忍」（見頁二十九）

這是雍正時所製銅胎琺瑯吊牌上的篆書四字。因曾為前總統李登輝當做對中政策的專稱而名噪一時。此牌於雍正朝製作多件，最早見於雍正元年。

內務府活計檔：

雍正元年五月二十八日郎中保德奉

怡親王諭：著做法瑯「戒急用

忍」銅胎吊牌一件，遵此。

「戒急用忍」篆書四字渾圓飽滿，兼得小篆婉通與漢篆平整之致，

上有「恩諭」二篆，風格亦近，六字之中，「恩、急、忍」三字的字下都從心，而結勢筆致各有不同，顯見變化之妙。但「諭」字右旁之「俞」字，據《說文》篆形下部從舟從《《說文解字注》八篇下「舟部」），而此牌之「諭」字右下竟然是用已隸變成「刀」旁的隸楷書，自行「篆」寫作从「刀」篆，成了以今例古的訛篆（「表二」：「俞」字的古文字形），參季旭昇《說文新證》下冊卷八下，藝文印書館二〇〇四年版）。好在雍正時雖對印篆的布局、線條等雖意見多，但對真正兩千年前的篆書結構倒不甚了了，大臣或篆字人的一時筆誤謬識（或臣子有見知此錯字，亦不敢明表），也不妨配合一下皇帝的眼誤「卓識」，免得又有斧鉞之災。

「戒急用忍」啊！藉此小文，忍不住還要將謬寫的篆字表他一表，為君難也，為臣亦不易也！

本文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